

萧友梅在莱比锡的留学生涯

王 勇

内容提要:本文记述了萧友梅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生留学莱比锡的历程。对于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主修钢琴专业,在莱比锡大学哲学学院学习,听课40余门,师从里曼、舍林、斯普朗格、冯特等多位大师,最终以音乐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等一手资料都有详尽论述。

关键词:萧友梅;蔡元培;莱比锡音乐学院;莱比锡大学;德国哲学博士学位;里曼;舍林;斯普朗格;冯特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04)01-0068-08

一、引言

我于2002年8月赴德国学习,尽管萧友梅先生不是我此行的研究目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前辈先人曾在德国留下的足迹,我自然是十分留意,也曾给莱比锡大学去信询问。无奈萧先生留德期间仅作为一位普通的留学生,能够留下的资料自是十分有限,加之德国又遭遇了先后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许多历史文献也毁于一炬,但是所幸多少还是觅到了一些相关资料,今草此短文,希望能够对萧先生当年留学的历史背景、在学情况及指导教师等做一勾勒,或许可以对日后进一步的萧友梅研究起到一些作用。

目前,关于萧友梅生平最权威的论著应该是廖辅叔先生的《萧友梅传》,廖先生与萧先生曾朝夕相处十余年,自是了解得最多。许多事情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为此在我赴德之前,路过北京,曾想向廖先生请教,他的女儿廖崇告诉我,先生最近身体不适,每日要睡到下午4点多才起,吃完晚饭便又躺下,恐已不方便探访,当我提及要去德国,是否可以请廖先生指点哪些有关萧先生的资料线索可以查找,回复是,我所知道的都已经写在《萧友梅传》中。谁知道

我隔日回到上海,便听到了廖先生已经仙逝的消息。所幸今日,许多《萧友梅传》中提及的线索已被一一查实,在我心里,也算是对廖先生的一个告慰。

二、公派留学

关于萧友梅公派留学的缘由,《萧友梅传》中有如下描述:“据萧友梅在出国前与同行者合摄的照片后面的说明,孙中山在总统府解散之前,曾经问这些青年今后的行止,他们有一部分人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出国深造,萧友梅即其中之一,而且表示想去德国研究音乐与教育。孙中山当即批示教育部帮他们想办法。但是教育部没有钱,可教育总长蔡元培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到了10月,蔡元培才从北京发出公费留学的通知。”

萧友梅是作为满清王朝结束以后,中国政府选派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出国深造的,这一批留学生总数25人。和以往清政府挑选留学生有所不同的是,清政府的挑选是要通过层层选拔考试,最后根据成绩选派;而此次派遣,或许是因为时间仓促,也或许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还未在全国形成自己的考试选拔体系,

收稿日期:2003-12-21

作者简介:王勇(1969-)男,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现作为国家教委与德国国家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联培博士生,在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上海200031)。

更或许是因为孙大总统直接安排的使命,所以人员名单是由教育部自定的。在德国也有文献认为,萧友梅是以其对革命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此次奖学金。这里所说的革命贡献指的是孙中山在日本期间为了躲避追捕,曾藏身避难于萧友梅的寓所之中一事。

说起这25位留学生,其中不乏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但萧友梅是惟一个去莱比锡留学的。说起缘由,廖辅叔先生简单地写道:“去德国留学,当然是上莱比锡音乐学院。”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莱比锡音乐学院盛名在外。但是当时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比如柏林音乐学院也十分优秀,而且,柏林作为首都,它的音乐演出也远胜于莱比锡;各种学术研讨,自然也比莱比锡更集中。所以笔者认为,萧友梅选择莱比锡,还可能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则是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与萧友梅的私交一向甚好,而蔡元培本人也是留德学子。蔡元培在1906年就在胶州和上海接受过德语课程的培训,1907年7月,作为驻德公使孙宝琦的随员被派往柏林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来到德国工作不久便申请了长假,去莱比锡大学学习,当时维持生活靠的是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所得的稿费。其中,最重要的译著有包尔森斯(F. Paulsens)的《伦理学导论》等。已经40岁的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共学习了4个学期,自1908~1909的冬季学期(1908年10月开学)至1911年的夏季学期(1911年7月结束),先后修习了哲学、艺术史、美术学、教育学、美学、心理学等科目。而这些科目,日后也大多为萧友梅所学习,某些科目甚至连执教的教授也相同。在蔡元培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他还召回了在莱比锡大学的同学张仲苏(后任河北大学校长、同济大学校长)、齐宗颐(后任教育部佾事、视学)回国一同共事。

然而由于不满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7月,

蔡元培辞职,9月携家眷再赴德国。10月份,当萧友梅收到教育部的留学通知时,蔡元培正坐在莱比锡大学的课堂中再度听讲。莱比锡大学还保留着他1912~1913冬季学期(1912年10月开学)的注册记录。今天,莱比锡大学的汉学系课程中,对于中国教育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曾在他们学校深造依然时有提及。这就是说,1912年10月,蔡元培不可能亲自为萧友梅等发出留学通知,而此事在他7月卸职之前就已安排妥当或许极有可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萧友梅1912年年底到达莱比锡的时候,蔡元培此时也正在莱比锡大学。通过蔡元培与萧友梅的私交、蔡元培与莱比锡大学的关系以及在同样时间大家同在莱比锡大学这些背景材料被揭示,很容易让人有所联想:莱比锡音乐学院自然是萧友梅所向往的,但是莱比锡大学的情况是谁向他详细介绍并联系入学的呢?萧友梅初到德国,没有任何德语基础,而在德国,英语又不是可以处处通行的,那他为什么不先去大多中国留学生聚集的柏林,而是单枪匹马到了莱比锡呢?如果当地无人接应,也是很难想象的,而那时能够接应他,指点他的又是谁呢?或许这些问题的假设,都会使我们推断出萧友梅选择莱比锡的真正缘由。

三、莱比锡音乐学院与莱比锡大学

萧友梅在莱比锡的学习过程,一直是个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环节。

廖辅叔先生写道:“1916年春天,莱比锡音乐学院课程修毕,他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出博士论文;……按德国学制规定,音乐学院是培养作曲理论及独奏,独唱的表演艺术家的,音乐学则在大学举行答辩,经过评委认为合格之后,由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不另立音乐学博士名目。……”

在《萧友梅生平年表》中有如下记载:

1913年 入莱比锡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科,同时在莱比锡国立大学哲学系学

习。

1915年 是年夏,在莱比锡音乐院修毕。

1916年 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出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7月,在胡果·里曼主持下通过答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这其中都有一些不够精确的表述。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让我们来重新理顺萧友梅与莱比锡音乐学院及莱比锡大学的关系。

莱比锡音乐学院创立于1843年,创始人是作曲家门德尔松,创立时不少音乐名家都加盟执教,其中包括舒曼。当时学校的德文名称是: Conservatorium der Musik(直译为:音乐学院);这是德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校。一年后舒曼离开莱比锡去了德累斯顿,4年后,门德尔松也病逝,但是,学校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受到打击,相反,事业蒸蒸日上,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1876年以后,学校更名为:Koenigliches Konservatrium der Musik zu Leipzig(直译为: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皇帝退位,魏玛宪法制定,所以该校于1924年又改名为:Landeskonservatorium der Musik zu Leipzig(直译为:莱比锡国立音乐学院);1941年再度更名为:Staatlich Hochschule fuer Musik in Leizig(直译为:莱比锡市立音乐学院);1968年冠名为门德尔松音乐学院,1992年与莱比锡戏剧学院合并 现名:门德尔松莱比锡音乐与戏剧学院。

萧友梅学习期间,该校的名称是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这点在萧友梅遗物中的一份成绩单上被证实,成绩单上赫然印着Koenigliches Konservatrium der Musik zu Leipzig。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萧友梅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的时间是1913年3月27日到1915年7月30日,按照德国的学制来讲,就是1913年的夏季学期开始到1915的夏季学期结束,总共学习了5个学期。

但是萧友梅的主修专业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理论作曲,而是钢琴,其实这也合情合理,萧友梅刚到德国3个多月就入学了,如果主修是理论作曲,他的语言肯定是大问题,也通不过学校的入学考核。好在他在东京时已经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钢琴,于是他进入的是钢琴专业的初级班。5个学期下来,最终的成绩是:

用功程度:很好(1分)

才华程度:好(2分)

学习成绩:好(2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德国的考试成绩采用的是5分制,1分为最高,5分为最低。以一个18岁才开始学习钢琴的人来说,在而立之年能够在莱比锡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即使是初级班上获此成绩,也应属不易了。在成绩单上没有注明指导教授,但萧友梅的钢琴指导应该是泰希缪勒教授,这点《萧友梅传》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他的理论课程学习,选择的是复调,各项成绩与钢琴相同,指导教授是保罗·库阿斯道夫(P. Quasdorf)。

辅修专业:配器法和作曲。无分数,只有一段备注:萧先生上配器法和作曲课的时间非常短。指导教授:霍夫曼(R. Hofmann)

综合总成绩:很好(1分)

萧友梅在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的学习情况就是如此,他主修了钢琴,进修了复调,听了很短时间的配器法和作曲。很显然,这一切与其博士学位无关。

再说莱比锡大学,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历史可追溯到1409年,600年来,莱比锡大学从未间断过教学与研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莱比锡大学共有14个学院、100多个研究院、172个学科。它的音乐学系也是十分优秀的。在此,我不能不对德国大学有关博士学位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这对于解释萧友梅为何取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这一问题,会更为清晰。

德国大学有其自己的学科分类方式，最早的时候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类，而人文学科则统称哲学专业。直到今天，德国的综合性大学都有哲学院，下分历史系、哲学系、教育学系、心理学系、音乐学系、汉学系等等专业系科，还有不少专业原来都属于哲学院，后来因为专业进一步细分才独立出来（比如法学、经济学现在单立学科，又如医药学，现在细分出了临床医学，于是，药学研究的学生最终取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而临床医学毕业生则取得临床博士学位，即MD）。也就是说，凡是哲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论专业，取得的都是哲学学位。就像目前中国，即便是音乐学院表演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取得不是音乐学学士学位，而是文学学士学位一样。此外，对于哲学博士这个词的翻译，或许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德语philosophisch可译为哲学的，也可译为深思熟虑的，富于哲理的，如果当初我们不嫌繁琐，把哲学博士翻译为将研究上升为哲学层面的博士学位，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萧友梅于1913年4月17日接到莱比锡大学哲学院的入学许可，于夏季学期（1913年10月）进入莱比锡大学哲学院就读，1915~1916年冬季学期毕业（1916年7月），共学习4年。按德国的学制计算，应该称为修满8个学期。根据德国的文献记载，萧友梅最初选择的专业是教育

学，我想其中原因有二：其一，德国大学的入学条件是十分严格的，很难想象他们会同意一个没有经过音乐学专业学习的学生，以音乐学为主修专业进入哲学院，而教育学则不同，萧友梅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以教育学专业毕业的，所以，以教育学为主修专业入校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其二，作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首批派遣留学生，蔡元培自是希望有人能够在他的母校学习教育学，更何况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是否能够同意由国家出资让人去读音乐专业，这又是一个问题了。一年之后，萧友梅同时开始修习音乐学课程，最终以音乐学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四、萧友梅的师承

长久以来，对于萧友梅在德国到底学习了一些什么课程，到底受到了哪些德国名家的指点，一直心存疑惑，廖辅叔先生在《萧友梅传》中也是一笔带过，只提到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主持人是胡戈·里曼。如果认为王光祈是德国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传人，那么萧友梅到底继承了德国音乐学的哪些精华呢？我翻译了由莱比锡大学开具的萧友梅听课记录簿，许多问题便一目了然。

在德国的大学中，由于是学分制，所以最后学生往往会有两份由学校开出的证明，一份

学 期	必 修 公 共 课	教 师
1913年夏季学期	民族心理学	Wundt
	教育史导论	Jungmann
	近代宗教问题	Lipsius
	伦理学基础	Metzger
	实验教育学导论	Brahn
	自康德之后音乐美学	Schering
1913-1914冬季学期	心理学	Brahn
	儿童心理学	Brahn
	道德与教育统计学	Schmid

1914夏季学期	从卢梭到现代的教育学理论	Spranger
	哲学教育学讨论课	Bergmann
	在歌同创作中的节奏和韵律	Riemann
	音乐学讨论课	Riemann
	音乐风格基础	Schering
	音乐学的练习课	Schering
1914-1915冬季学期	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课堂教学历史	Jungmann
	学校卫生和校园疾病	Lange
	关于学校组织结构的讨论课	Brahn
	逻辑学的基础	Mentz
1915夏季学期	音乐学讨论课	Riemann
	从莫扎特歌剧到瓦纳乐剧间的历史发展	Prufer
	贝多芬	Prufer
	伦理学导论	Dittrich
	儿童心理学讨论课	Brahn
1915-1916冬季学期	音乐史导论	Riemann
	音乐学讨论课	Riemann
	有量音乐(中世纪)记谱法翻译	Schering
	巴赫的生平及他的作品	Prufer
	在18-19世纪艺术观和世界观念的照耀下的瓦格纳	Prufer
	德国的内部发展(1871-1914)	Goetz
	普通审美学	Volkelt
	从文化精神领域看德国学校教育法历史	Spranger
	德国近代教育	Spranger
	哲学教育学导论	Spranger
	人种学讨论课	Weule
1916夏季学期	音乐学导论	Riemann
	音乐学讨论课	Riemann
	比较民族学: 经济、社会、道德规范及风俗习惯	Weule
	人种学讨论课	Weule
	17-18世纪德国音乐史	Schering
	16世纪的大师级作品的演奏再处理练习课	Schering

是成绩报告单,另一份是所听过的所有课程的总汇,二者的差异是,有些课程,学生可以只听课而不参加考试,于是,该门课程无分数,因而不计学分,但可以获得听课证明。以上所翻译的听课记录,就是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所有共同课的听课列表。

在这张听课记录中,共有41门课程(按德国大学的学分记录习惯,即便同一名称课

程在不同的学期开设,由于所授内容不同,所以按2门课程计算),总共涉及任课教师16人。其中不乏德国学界之泰斗级的人物,由于我的才疏学浅,仅能够就其中几位我所知道的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胡戈·里曼(Hugo Riemann 1849-1919)

萧友梅的博士论文答辩主席,萧友梅共听

过他的《在歌曲创作中的节奏和韵律》《音乐学讨论课》《音乐史导论》《音乐美学导论》等七门课。

里曼生于1849年7月18日,先后在图宾根和柏林学习教育学和法律,参加了普奥战争以后,确定了以音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随后,便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他在比勒费尔德做过中学老师,在莱比锡大学做过课外私人辅导,去汉堡音乐学院教过钢琴与理论课程,在1901年,终于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资格,并在此执教,直至1919年去世。除了他的教学工作以外,真正使他闻名世界的是他编著的《里曼音乐辞典》,这本权威性的音乐百科全书,直至今日,依然有它的使用价值。此外,他的《和声学手册》《对位法教科书》也是音乐学的重要文献著作。他的许多书籍都有英文版,被认为是德国在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音乐学家。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正是里曼晚年学术成就的鼎盛时期,萧友梅共有4个学期都上了他的音乐学讨论课(Musikwissenschaftliches Seminar)这种课堂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老师在学期开始,就给每一个听课同学布置好一个课题,然后学生回家自己准备,轮到自己了,就上讲台论述自己的课题,然后其他同学可以提问,最后老师点评,一堂讨论课一般有4~5位学生宣讲他们的专题报告。我想,这是让萧友梅得益匪浅的一门课程,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同里曼教授直接对话,而里曼教授也一定会对这个用功的中国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2) 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

萧友梅共听过斯普朗格四门课程:《从卢梭到现代的教育学理论》《从文化精神领域看德国学校教育法历史》《德国近代教育》《哲学教育学导论》。在教育学领域,如果斯普朗格不敢称大师的话,那就无人还能担得起大师的称号了。他的言论、著作作为20世纪人类思想史展开了宝贵的新的一页。不仅在学术上,斯普朗格高

尚的人格魅力也为后人景仰。

1882年斯普朗格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玩具商人家庭,幼时学习过钢琴与作曲,也曾立志要成为音乐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于哲学的热情越来越高,1900年进入柏林大学,先后师从鲍尔森教授、斯顿夫教授、笛泰尔教授,1905年,年仅23岁的他便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担任柏林大学讲师,1911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哲学与教育学课程的教授。授课之余,他还在认真研究有关人生的形式等课题。1920年,回柏林大学担任教授。41岁时,他当上了约有70位教授的柏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随后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在此阶段,他完成了轰动世界学术界的两本巨著《青年心理学》和《人生的形式》。1933年,因为不满纳粹政府的高教政策,毅然提交了辞呈。后来还曾因为与暗杀希特勒的反纳粹人士有联系而被捕。1945年,苏军进入柏林,斯普朗格推辞了担任德国科学院主席与柏林教育局局长的邀请,回到柏林大学担任校长,因为他认为母校的战后重建是最重要的。然而,4个月后,由于他的想法与俄军有太大距离而被解职。他最终来到了西德的图宾根大学,直至退休。此间,他为了西德教育系统的战后重建,做了大量工作。

斯普朗格为教育学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建立了教育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使得以往在大学课程中不太为人重视的教育学,在哲学学院里,成为独立的、毫不逊色于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他仅比萧友梅大2岁,在萧友梅随他学习期间,正是斯普朗格个人学说的酝酿期,也是其思维最为活跃的时候。而且,他不仅研究成果显著,课堂教学也极为优秀,无论在莱比锡、柏林,还是晚年在图宾根,他的课永远是座无虚席。我想,如果说萧友梅对里曼是敬仰的话,那么对斯普朗格就应该是钦佩了。

(3)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

萧友梅只听过冯特的一门课程,即《民族心理学》。冯特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

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创立者。他的《生理心理学原理》是近代心理学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尽管他有崇高的声望和长期的影响,可是,他的名字现在除了少数一些心理学家和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大部分外行提起心理学,只知道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但是,冯特是学界公认的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

冯特 1832 年 8 月 16 日生于曼海姆,就读于图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柏林大学,1956 年获得医学博士。1858~1863 年作为赫尔姆霍茨的助手,1864 年获得教授资格。后在海德堡大学、苏黎世大学任教,开设“生理心理学”等课程。1875 年后一直执教于莱比锡大学。1879 年,在莱比锡大学一栋叫做孔维特(寄宿性的招待所)的破旧建筑物三楼的一间小屋子里,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冯特自称他的心理学为内容心理学,后人通常称作“实验心理学”。19 世纪中期的一些心理学家们,在冯特以前也曾开始进行过一些心理学实验,但那时的研究大都结合在实验生理学之中,是在生理学实验室里进行的,由于冯特在理论和研究工作两方面的努力,才使心理学既脱离哲学又同生理学分开,走向真正独立的道路。

冯特是一位“多产”的博士生导师,曾经辅导过博士论文近 200 篇;他也是一位多产的笔耕者,在晚年(1900~1919)出版的 10 卷《民族心理学》是对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项突出贡献。而这个阶段,正值蔡元培和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留学的时候。蔡元培回国后积极扶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和第一个心理研究所,所以有学者认为蔡元培是冯特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中国学生。其实萧友梅也是,而且这也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第一学期就去听的课,只是后来他仅在教育和音乐领域发展,这段经历也就不为中国心理学界所知了。

(4) 阿诺尔德·舍林(Arnold Schering 1877~1941)

萧友梅听过舍林的《自康德之后音乐美学》、《音乐风格基础》、《音乐学的练习课》、《有

量音乐(中世纪)记谱法翻译》、《17-18 世纪德国音乐史》、《16 世纪的大师级作品的演奏再处理练习课》等六门课。

舍林于 1877 年生于布雷斯劳 一个出版商的家庭。1896 年,在德累斯顿的十字中学通过了他的高中毕业考试。后来去柏林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与作曲,1899 年以后,在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慕尼黑大学学习音乐学、文学史、心理学和哲学。舍林于 1900~1901 服兵役。1902 年以论文《维瓦尔第之前的小提琴演奏史》获博士学位。1903 年到 1905 年担任由舒曼创立的《新音乐杂志》的主编。1904 年主编《巴赫年鉴》。1907 年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09 年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兼课,讲授音乐史。1911 年完成《清唱剧史》。1915 年担任莱比锡音乐学院客座教授,1920 年去哈雷大学 Universitaet Halle 任音乐学教授,1928 年任柏林大学音乐史教授。他还于 1927 年加入德国音乐学协会,后来被选为主席。他组织策划了许多音乐社会活动,德国大百科全书形容他为“具有非凡的创意能力”。他对于巴赫、贝多芬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都有极深的研究。舍林的学术地位是绝对可以和里曼相提并论的,但是,由于他曾与纳粹政府走的较近,在担任德国音乐学协会主席的期间,甚至也受纳粹指使开除过犹太裔会员,所以对他今天的声望有很大损害。

尽管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就读伊始,舍林还不是教授,但是,萧友梅所听他讲授的无一不是音乐学方面极为重要的课程。萧友梅音乐史学观的形成,应该与舍林的课程有直接的影响。

当萧友梅在莱比锡的学业结束后,他又去柏林学习,其中详情由于篇幅原因,笔者将另著文论述。

五、结语

每个人看世界,都会有自己的视角,所以就会有自己的局限;每个人看历史,通常会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所以当一些历史文献材料还不十分清晰时,我们的推测往往是和自己的希望

相重合的。

萧友梅是我心中十分崇敬的人物，所以，我总希望他的经历似英雄史诗般完美，当我发现除里曼之外，冯特、舍林、斯普朗格都是其授业老师时，心中自是发出“名师出高徒”的感慨；而当我查到萧友梅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因为所上课时太少，作曲及配器不给分数时，心中竟然也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但是，有些问题，如果换个视角，换个方式去考虑，或许看到的会更多。例如，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萧友梅是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主修作曲理论，所以，我总是从为一个音乐大师寻根的角度去看萧友梅留学莱比锡，于是在我心中，赋予萧友梅的希望就太多，因而也许就会有失望。但是如果从考察一个留学生的角度来看萧友梅，就会发现，他居然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德语水平提高到能够去听那些大师们讲授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课程。就此问题，我请教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殷桐生教授，他直言，以他40多年的教学经历看，这种情况极为个别，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也许旁人并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我也加入了留德学生这一行列，所以才能够体会其中必须付出的艰辛。

又如，现今对萧友梅博士论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想，无论这篇论文在今天的学术价值如何，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萧友梅仅用4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留洋学生中可谓凤毛麟角，即便是德国学生，绝大部分都无法做到这点。

再如，萧友梅在莱比锡求学期间所上的音乐课程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倒是关于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方面更多些。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萧友梅从来没有浪费过时间，所听课程总数也极为可观。或许，他可以省略一些其他课程去多听些音乐课程，但是，如果不是那些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日后，萧友梅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音乐教育家，能否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一片新天地，

又是一个疑问了。

对于萧友梅的研究，可以说历经数辈音乐学者的努力工作，而至今依然不能穷尽。我以为，一是因为萧博士所言所行实在不胜枚举，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很艰苦；二是因为我们的视角还不够全面，研究方法也不够多元化。但我想这两方面的突破也只是时日问题。欣闻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将于萧友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编成出版他的全集，以萧先生对于中国音乐界所做出的贡献，直至今天，才有可能为其编辑出版全集，我想，这也算是一个迟到的春天，不过，有春天，总是令人鼓舞的。当《萧友梅全集》编撰完成时，在史料方面会迈出一大步，而最近，也有更多中德学者对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想，不用太长时间，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一个更全面、更真实、更客观的萧友梅。

注释：

拉夫·莫瑞斯教授；《从1945年前的中国留德学生情况看德中关系史》莱比锡大学汉学系“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课程讲义。

Prof. Dr. Ralf Moritz: Der Aufenthalt chinesischer Studentinnen in Deutschland im Spiegel der Geschichte deutsch-chinesischer Beziehungen bis 1945.

同。

见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

同。

鲍尔森(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德国哲学家与教育学家。

笛泰尔(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德国哲学家。

斯顿夫(Carl Stumpf 1848~1936)德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

赫尔姆霍茨(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von Helmholtz, 1821~1894)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及解剖学家。

杨鑫辉：《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载《心理科学》。

该城市当时属于德国，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后归还，现名弗罗茨瓦夫。

HISTORY / TRADITION

Ancient Chinese Banquet Music: Twenty-Eight Modes Re-studied (yanyue ershibadiao zailun) / CHEN Yingshi (56)

The author takes as examples the twenty-eight modes of the banquet music of Tang, Liao and Song periods, demonstrating these modes in musical practice did include the yugong and diaosheng systems

Xiao Youmei 's Student ' Days in Leipzig (Xiao Youmei zai laibixi de liuxue shengya) / WANG Yong (68)

Large number of first-hand materials reveal Xiao Youmei 's experience in Leipzig as one of the first state-dispatched students to Germany in 1913.

INSTRUMENT / PERFORMANCE

On the Sizes of the Viola (guanyuzhongtiqin chicunwentideyixiesikao) / HUA Tianreng (76)

To ensure the viola's good sound quality despite its various sizes, one should keep the correct string length ratio; therefore, it is vital important to be accurate for the effective length of its strings, neck, and fingerboard, as well as its fingerboard curve, bridge width, and strings of proper sizes.

Vibrato on the Violin (xiaotiqin de rouxian jishu) / FANG Lei (80)

Vibrato on the violin is tackled in such aspects as its method, style, character, and function.

Violin Bow: Physical Quality as Shown by Its Pressure on the Strings (shilun xiaotiqin gongduixian yali de wuli texing) / HUANG Chenxing, HUANG Zhongbo (84)

For the bow to move in an easy and relaxing way, its gravity should be fully employed and a "balance point" be found out, and moreover, a distinction be made between the pressures respectively on the strings, on the bow exerted by the hand, and on the player's inner mind, all the three in a dialectical unity.

SELECTIONS FROM DISSERTATIONS OF PH.D. IN MUSIC

Editor's Notes

In order to promote music scholarship and sum up the teachings at the doctoral level, we select some chapters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o be carried here. These dissertations, 20 in all, will be released recently by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Press.

Xiao Youmei 's Early Music Writings (Xiao Youmei de zaoqi yinyue chuanguo) / JIN Qiao (89)

Xiao Youmei 's early musical writings are analyzed and their artistic features and unique positions in Chinese modern music history surveyed.

Meanings of Musical Symbols as Reflected i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wenhuachanshi xitong zhong de yinyue fuhao de yiyi zhangxian) / HUANG Hanhua (94)

The implications of musical symbols can be revealed comprehensively only by linking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systems, cultural contexts and artistic symbols.